

對不住理哥的地方。於是將這信兒珍重藏起，懶洋洋的躺在沙發上沈思，真是萬般無奈！隨手拿了一本詩詞解悶，一看就有兩欄目驚心的句子，寫道：「莫多情，多情自古多煩惱！」她

著 者

夏 孟 剛

代 印 者

聚 元 齋

分 售 處

各 地 書 店

函 購 處

北 平 永 光 寺
街 一 號 夏 宅

定 價

實 價 大 洋 伍 角

(函購郵票十足代用郵費不加)

寫在「檸檬糖」的前面

孟剛是一位清真雅正的小說作家，也是我十餘年來一個文交老友。

他的小說累經發表在京報小說週刊。大公報小公園。又出過一次單行本的短篇小說集叫做「寂寞之友」，所以他的作風，當爲讀者所深知，用不着我來多事鋪張了。

現在又出第二集。名曰「檸檬糖」是短趣文字的結晶。檸檬這樣東西，據衛生家說，熱天有消暑消食的功能，冷天又有祛寒發汗的力量。是冬夏皆宜的妙品。我想讀者諸君看了這小小「檸檬糖」之後，亦必然得到如此的印象！

民國二十有二年之春·凌霄。

我是個夢見文藝的平凡作者

二十一年的殘冬將盡，我忽然想把這五六年間，所收穫的一點可憐的作品，結束統計一下。除了寫的關於小說和戲劇的批評，及雜感小品以外；祇有「平凡英雄」「盲人瞎馬」兩個長篇小說，劇本二十餘種，短篇小說三十幾篇，實在是太懶惰太貧乏了！而且這些作品，全是隨時登在各地的報紙或雜誌上，這類刊物保存最難，現在一檢查，已有許多殘缺不完，東零西散了。因此又起了一種不自知其醜而嘆嘆憐惜的心情，就打算繼「寂寞之友」而再出一個短篇小說集，於是選了十五篇，開始工作，將文字上，大加削改，補充，刪節，修潤，而成了此刻刊印的「檸檬糖」的新面目，以供讀者的鑑賞。雖然這「臉子」也許不够漂亮的，但是我已盡力把牠濃裝艷抹了；那祇好怪牠原來長的非常惡蠢，所以究竟沒有「沈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」還請諸位看官原諒則個！

因為自己的才短手拙，不會投機，有點落伍的緣故，老做不出什麼「四遠馳名」「轟動南北」的好作品，更無已到「世界文藝大舞台」，做倖當個掃邊兒的零碎角色的大奢望。慚愧

目錄

蠹 貨

四包火柴

丈夫的勝利

可愛的大臭虫

旗 袍

青 春

鸚 鵡

新聞記者夫人

目
錄

深 瘦 古 新 菊 春 檸
夜 貓 董 生 姑 糕 檬
糖

蠢貨

站在火爐邊的伍君，捧着一杯熱茶慢慢喝着。一隻腳便踏在爐子腿上。登時覺得一般熾意，回轉陽春，把適才街上所受的寒氣，驅逐乾淨。對他而坐的是湯小姐，兩隻水汪汪的眼睛，注視着他，櫻唇微張，好象要向他探詢什麼似的。果然，她嬌聲說道：『那金錶可真好呀！』他莫名其妙問道：『甚麼金錶？』湯小姐加以說明道：『就是尤小姐新帶的手錶啊。』他點頭道：『哦！尤小姐又買一個新錶了，我還沒看見呢。』湯小姐聽他這樣說，就拿着手帕掩着嘴吃吃的笑個不住，幾乎連人帶椅子都笑倒在地上。

伍君想：怪！爲什麼這樣可笑呢？莫不是尤小姐本沒買手錶。湯小姐故意和我開玩笑，自己也真老實，居然相信了。自然，老實人受騙，必定是供給聰明人以極好的笑料。他如此一想，臉上也微微泛紅，祇細細咀嚼那茶味，不再說話。此際湯小姐的笑氣已經發洩了，但是乏力的狠，靠着椅背休息了一會，方帶着不信任的神氣，質問道：『你不要在我面前裝呆賣傻。你真沒瞧見麼？』他正經着道：『好小姐！誰敢瞞着你？你是眼望着我剛進門的，

我還沒見着主人的面，我怎倒先見着錶呢？我知道你是和我鬧着玩，就沒那一回事。」

湯小姐搖着頭，那兩個碧玉的耳墜，一前一後，搖曳有致。冷笑道：「我怎樣這樣愛鬧着玩？真是真來假是假，憑什麼造謠空事去冤人？我勸你也不必鬼話連篇的掉鎗花，固然你現在是沒瞧見，難道說昨天見過了還不行嗎？」伍君瞧湯小姐認真的態度，方明白尤小姐買手錶一定是有的，但她誤會自己已見着却是錯誤，應該極力洗刷，以保全那誠實君子的人格。所以他驚呼道：「昨天！這是甚意思？我的確在你沒談起的時候，就完全不知道金錶的事情。而況即便我既瞧見之後，又成心說沒有，也毫無利益的，你想是不是？」

假撇清比真說謊還可惡，這是湯小姐動怒的原因。她搶白他道：「利益在那兒，我倒沒研究。不過事實是如此地，今天尤小姐親對我說，這錶是你和她去買的，而且是你送她的年禮呢。故此我才向你稱讚那錶，否則我不是說瘋話嗎？」伍君想這一下可咬的不輕，跟同女人去買東西，已不象自己清高的行徑，至於買了什麼金的銀的以巴結異性，這更是平素認為俗氣不堪的手段。所以獨與尤小姐相契，亦是因她超然不合乎流俗，從來不注重物質的贈與

。於是自己得以昂首驕人，慷慨陳辭的痛罵那男女交際，以黃金爲鎖鑰，黃金不多交就不淫的俗物了！難道會極力攻擊別人的利器，反而用來向自身刺殺，這種矛盾的舉動，是太丟人現眼了！誠實君子絕做不出來的，事，而湯小姐乃直接出以污蔑，實在豈有此理！

他如此一想也忍不下勃發的怒氣，馬上绷着臉，抗聲道：『湯小姐！我敢發誓賭咒，不知這鐵是圓的或方的。我這個人素來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愛刁奸古怪，虛言謊語。說這樣話，做那樣事，我萬辦不到的！』她見她堅持不讓，很是急躁，便含着酸味譏諷道：『罷了，那個不承認你是有名的正派人！記得上回我託你買半打香水精，兩磅絨頭繩，你還推辭着說怕人看見笑話呢。不過這兒的問題，事實俱在，情節宛然，恐非幾句話所能掩蓋吧？若說到什麼瞎三話四，專說些沒來由話，去詐騙人，我也壞不到這步田地吧？』她說完，賭氣扭過身子不理他。

在同一室中還有一位陸君，他舒舒服服躺在一個有狼皮褥的藤睡椅上，臉上蓋了一張報紙，似看報似養神，其實在偷聽那舌辯，感到無限的趣味，但不願參加其間，自找麻煩。可

是伍君似乎窮途無告的樣子，走到陸君的椅旁，拉開他的遮面盾，急切問道：『你該相信我的話吧！就是送年禮，最好畫幾張畫，買幾本書，方是雅人韻事。若是什麼黃澄澄的東西，我真不好意思拿出手來。你想對不對？』陸君不得已坐了起來，狠客氣狠恭敬的向伍君點點頭，他眼臉上濃厚的睫毛映了幾映。然後說道：『我相信！我相信！你是個誠實君子，在朋友中有老資格了。你最恨那些口是心非的人，他們挨你的罵也不敢哼一哼。我常說象你老哥這樣知行合一的道德家，可惜世間太少了！』於是他那奇怪的睫毛又活動起來，鬚鬚得意的表示恭維之合體。

湯小姐以為陸君是幫助伍君，便嬌嗔道：『用不着拍他的馬屁，他是聖人，賢人的位子也沒你的份！我問你剛纔尤小姐說的話，你不是同時聽見的嗎？』陸君受了湯小姐的責問，好比小狗被打的樣子，摸着耳朵，惶恐說道：『那末，祇怪我們耳朵不好罷了！』她嘻嘻笑了，道：『怪的邪氣，我倒要聽一聽你的「耳朵不良論」，請說！』陸君又象得了傳諭嘉獎的榮耀，那睫毛急速的運動，如電光之閃爍。帶着滑稽的姿式，把手在膝頭上一拍，說道：『

這個年頭真將我弄胡塗了！有時我看見白的，人家說黑的；我聽見是哭聲，他們却說是笑聲；我聞着是臭氣，人家講是香味；我嘗的是苦的，他們却說是甜的；你想人家那有錯兒，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除了自行引咎以外，還有什麼辦法？故此尤小姐的話雖然是明明白白鑽入我的耳朵；可是伍君又不是做這種的事的朋友。那末，也許我的耳朵生了毛病吧？」

陸君說罷，簡直想莊顏正色而不能，臉上笑容已包不過來，且直對湯小姐使眼色。湯小姐也領會了這雋妙而諷刺的話，覺得自己賞識的人到底能幹。便笑道：「你也胡說，我可信任我的耳朵，好在尤小姐是被她的母親叫進去算什麼賬，一會兒出來這事就可對證明白了。」

「伍君不肯示弱，也贊成道：『好！弄明白了，省得無謂的打口舌官司。』」陸君點了一根香煙悠悠吸着，擺出調人的態度，說道：「我看這件事已無爭論之必要了。湯小姐這般認真大是可笑；伍君那麼堅持亦十分傻氣！實則我們男子買點東西送女朋友，極為正大光明的勾當，登個大字的廣告都不要緊。而女朋友祇要看得起這位男友，收他點禮物，更屬普通交際之道了。不過我勸湯小姐對伍君要原諒他些，他本來臉嫩，此次是破題兒第一遭，自有難為情

的地方，因之諱莫如深。以後我想幹熟了，就大方得多咧。好吧，兩位請瞧我的薄面子，而且是新年的元旦，和和氣氣的罷手吧！」他猛地站起，扮個小丑的花臉，對着湯小姐和伍君，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。

恰巧尤小姐正掀簾進來，一見陸君對他們鞠躬，遂笑道：「還沒給我拜年呢。」陸君轉過身子也一鞠躬道：「不要挑眼，這兒補拜了！」尤小姐羞躲在伍君背後道：「多多給湯小姐拜拜，她還賞你糖吃呢。」又殷勤着問伍君道：「你來了半天了吧？喝了熱茶沒有？外間狠冷，你的顏色不好，莫非招了涼？」伍君見尤小姐對他這樣熱情，不覺憤怒全消，但瞧她雪白小手腕上，果是帶了一個金光燦燦的新手鐲，復咽下一口冷氣。尤小姐道：「我剛同伍先生吵了一場嘴，他惱怒的了不得，恨不吃了我！」尤小姐望了望伍君，笑道：「能吃了你，他沒那造化！姊姊！他是個極老實人，你應讓着他點，你准是欺負他了！」她的又憐又愛的眼光重射在伍君身上。

湯小姐不悅道：「哈，打抱不平的俠客出現了！但是事實與道理總抹不掉，請你聽我告

訴你爲何吵嘴，就不至說我欺負老實人了。先頭你不是對我說這手錶是他買了送你的嗎？我方問他，他絕不承認，這不是瞎話麼人，有意看不起我嗎？這樣待朋友，該不該？」尤小姐躊躇道：「哦！小事！小事！犯不上傷了交情，回頭罰他請咱們看電影去！」湯小姐不依道：「小事固然小事，真假必須分清，我也挨罵够了，不能含糊的。看電影是我們俗子的玩法，請你別扯上那雅人吧！費話少講，你祇要說，說過那些話，咱們就宣告辯論終結，好不好？」

這時室中情形緊張，大家沈默了片刻。尤小姐含情而帶着深意的眼光，接連對着伍君看了幾下，臉上飛上一層紅雲。遲頓着說：「不錯，說是說過的，諒也無多大關係！」湯小姐釋然大笑道：「真是真來假是假，可見並非鬧着玩兒吧？」伍君吃了一驚，暗想尤小姐說的太不負責任，把他的人格輕輕賣掉，這令人難安緘默，於是正直之氣無法抑遏，勢非爭回體面不可。立刻站穩了脚步，用那牧師宣誓的威嚴狀態。朗言道：「這裏頭有什麼誤會我不管，我仍然敢發誓賭咒，甚而以我的名譽担保，同尤小姐去買錶的不是我，買錶送她也無此

事！」

尤小姐見他說的斬釘斷鐵，毫無餘地的話，寒極了，幾乎羞的抬不起頭來。粉臉氣的焦黃，悻悻然道：『即是戲耍，也是我一個人做的，與他們無關！我因為你有誠實君子的盛名，我有意要試你是否真誠實，故假說是你買了送我的。哈！這一來，才證明你，是千真萬確的道德大家，不勝佩服之至！我要替你挂一個「冷金不昧」的堂匾匾額了！哈哈！』她勉強的笑一陣，那眼中的淚珠，已盈盈欲滴，終忍了回去。心內傷感萬分，而不顯現於顏色。湯小姐看尤小姐的光景，恍然了解，亦不好過。便對陸君道：『時候不早了，我們該走了，你同我到金店打個小粉盒吧，你去年送我的一個不時興了。』

他們走後，尤小姐就爬在桌上恣意的哭，委實沈痛極咧。伍君祇在室中徬徨着亂走，想不出用什麼適當的話去慰解她。剛走到他的身邊，她即推開他，以手戳他道：『去！蠶貨！你是蠶貨！去！想一想你自己是蠶貨不是！』她連正眼都不看他，跑出室去。伍君僵在那裏太無味，一口氣奔回家中，驢在床上靜想，把今天的事情，從頭到尾細揣摩一回。忽觸靈機

徹底覺悟。提床大叫道：『蠢貨！蠢貨！頭等蠢貨！挨罵真該，一點都不冤枉！她苦心經營的一齣空城計，自己不出力也罷了，反使勁破壞，這是甚麼話？湯小姐問時，含糊答應，或索性承認，又怎麼是上當？那時石她那種哀懇神色，偏不毅然自任；倒發些無情義的放屁論，致令心愛的人，受不堪的困辱。哦！殘忍呀！嚴酷呀，是一個誠實君子式的劍子手！你爲什麼不學着說謊，過年你既不知道送她年禮，她買的東西，說是你贈的，給你面子多麼大，用心多麼苦？你要作什麼聖人賢人，生生把她的好意傷害了，永遠不理你了！咳！不會說謊，又不懂圓謊，生在這世上怎行？愛情當然失敗，一切事業也是吹台。『無識不成功』是此時代最要緊的格言；老實人不過是蠢貨之代名辭！蠢貨！蠢貨！叫你一百聲蠢貨！你自己想想罵的不冤吧？唉！可憐可恨的蠢貨啲！』

在他那自怨自艾無可奈何的當兒，壁上電話的鈴聲大振，他懶於接聽，而鈴聲越鳴越急，如同有什麼大事。他擱着嘴將耳機拿下來聽，一個嬌媚的喉音問道：『你是伍君嗎？』他一機靈，也油嘴滑舌的答道：『我是蠢貨！』電話裏笑着真好聽，說道：『我是專買蠢貨的

主顧尤小姐』他道：『好，您要貨嗎？』她道：『說正經話，你今天回去不高興吧？』他耳邊旁聽有人催他說謊，便道：『不怎樣，興致還好，回來便畫了一張畫。』她道：『甚麼畫？是送我的年禮吧？』他笑道：『也許是的，但是畫的張幅太大了，畫的是我騎在一條黃牛上，拉了一匹駱駝。畫的特大，房門過小，簡直搬不出來，所以沒法送你。這圖叫作『蠢貨三傑圖』，妙不？』她又笑壞了，喘着氣問道：『喂！別講呆話！你上我這兒來吧，請你吃飯，看電影。』又象有人催他說謊，特做出爲難的口吻道：『這……這怕不行，有許多朋友約我逛游藝會。』她忙問道：『男朋友女朋友？』他道：『兩樣全有。』她生嗔道：『我不管，你總得來！』他笑道：『你的命令，我不敢不服從，一會兒就報到去。』她道：『說來就來，快點！』

他從容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，在一個裝訂極精的紙本的綠格上，端正的寫了一行字。這個本是他預算用二十年的工夫，著一本偉大的人生哲學大綱了，可惜十年之間才寫兩條：一條是『人爲醜惡的怪物』；一條是『人終究是人；女人終究是女人；男人終究是男人。』今

天他又添上一條是「男人多是蠢貨，女人多是乖貨。」他寫完，又慢慢化裝，整理屋子，心裏雖是急着要走，可又故意就延着不去，對於操縱手腕，正心領神會，不再傻老實了。一直俟那邊打幾次催請的電話，才得意洋洋到尤小姐家裏送貨樣去！

羞
貨

十二